



LAW & POLITICS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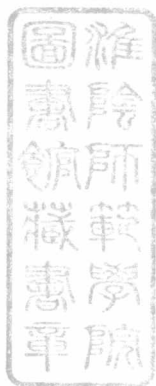
律政经典

宽容

[美]房龙 著

法律出版社

1523158



宽 容

[美]房龙 著 陈雯 译

LAW & POLITICS CLASSICS

律政经典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523158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 / (美)房龙(Van Loon, H. W.)著;陈雯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6
书名原文:Tolerance
ISBN 978-7-5118-3496-6
I. ①宽… II. ①房…②陈… III. ①思想史—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1519号

宽容

[美]房龙著
陈雯译

责任编辑 韩满春
装帧设计 清杨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A5

印张 10 字数 215 千

版本 2012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出版 法律出版社

编辑统筹 独立项目策划部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固安华明印刷厂

责任印制 吕亚莉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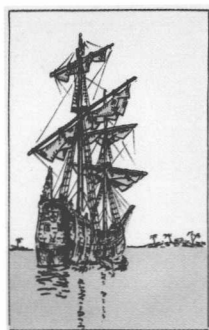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3496-6

定价:2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 1988 BIRCH

Tolerance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 / 9

第二章 希腊人 / 18

第三章 桎梏的开始 / 50

第四章 上帝的黄昏 / 59

第五章 监禁 / 77

第六章 生活的纯洁 / 86

第七章 宗教法庭 / 95

第八章 求知的人们 / 109

第九章 向书开战 / 120

第十章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特别是这本书 / 127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 130

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 / 136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 147

第十四章 拉伯雷 / 160

第十五章 旧时代的新招牌 / 169

第十六章 再浸礼教徒 / 187

第十七章 索齐尼叔侄 / 195

第十八章 蒙田 / 204

第十九章 阿明尼乌 / 209

第二十章 布鲁诺 / 218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 223

第二十二章 新天国 / 234

第二十三章 太阳王 / 245

第二十四章 腓特烈大帝 / 249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 252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 270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偏狭 / 277

第二十八章 莱辛 / 286

第二十九章 托马斯·潘恩 / 297

第三十章 最后一百年 / 302

序

安静平和的无知谷里，人类快乐地生活着。
永恒山脉的山脊，向四面八方蜿蜒。
知识的溪流，徐徐淌过幽深而千疮百孔的峡谷。

它从昔日山脉走来。

它迷失在未来沼泽中。它不如大河一般波澜壮阔，但满足村民的
微薄需求绰绰有余。

晚上，他们饮毕牲口、灌满水桶后，便心满意足地坐下享乐。

守旧长老整个白天都待在树荫下，反复思量一本神秘古书的内容，这会儿也被扶出来了。



无知山谷

他们对孙子们咕哝些奇怪的字句,但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是去玩从远方带回来的漂亮鹅卵石。

咕哝出的字句,往往晦涩难懂。

但是,它们在一千年前被一个为人淡忘的部落写就,因此它们是神圣的。

在无知谷中,凡是古老的,都是神圣的。谁胆敢质疑祖先的智慧,所有体面正直的人都不会再与之伍。

如此,睦邻友好得以为继。

恐惧一直如影随形。园里的菜和水果,万一收成不好,该怎么办呢?

小镇上流传着那些敢于提问的男女的故事,情节早已模糊。但一入夜,村民们仍在狭窄的弄堂里交头接耳议论不止。

这些男女离开了村庄,再也没有出现过。

岩石嶙峋的高山挡住了阳光,少许几个人曾试图攀过陡峭的山崖。

徒留一堆白骨在山崖下,风吹雨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安静平和的无知谷里,人类快乐地生活着。

* * * * *

黑暗中,一个男人正在悄悄前行。

双手指甲已经磨损。

双脚缠满了破布,浸透了长途跋涉的鲜血。

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最近的棚屋前,叩响了门。



孤独的漫游者

然后他就昏倒了。借着微弱的烛光，他被抬上了一张小床。

到了早上，全村都知道：“他回来了！”

邻居们围在他周围，只是摇头。他们一开始就预见了这样的结局。

失败和放弃等候着那些胆敢从山脚离开的人。

村子的一角，守旧长老摇着头，嘴里低声骂着。

他们本非残忍之人，但律法就是律法。这个男人的行为和先知的意愿背道而驰，严重地违犯了戒律。

一旦他伤势好转，必须得到审判。

他们本想慈悲为怀。

他们记得他母亲那双奇异而明亮的眸子，又忆起三十年前他父亲在沙漠中失踪的悲剧。

然而，律法就是律法；律法必须得到遵循。

守旧长老会保证它的效力。

* * * * *

他们把流浪者带到集市。人们站在周围，恭恭敬敬地静候着。

由于饥渴交加，他的身体仍很虚弱。长者让他坐下。

他拒绝了。

长老又命他保持安静。

但他开口了。

他背对着长老，眼睛四下搜寻不久前还志同道合的人。

“听我说，”他恳求道，“听我说，高兴点吧！我从山的那边回来。我的双脚踏上了新鲜的土地，我的双手感受了其他种族的热情，我的双眼见到了奇妙的景象。”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父亲的园子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亘古以来，我们的四面八方都是蜿蜒的山脉。”

“当我问起山的那边是什么时，便有人赶紧摇头，‘嘘’地一声让我闭嘴；如果我再坚持，便被带去悬崖下的乱石中，看那些胆敢藐视上帝的人的白骨。”

“当我哭喊着‘骗人！上帝喜欢勇敢的人’时，守旧老人走来，向我读着圣书上的文字。他们解释道：律法规定了天堂和人间的万事万物。山谷是我们的，由我们掌管；动物、花朵、果实和鱼是我们的，按我们的意愿支配；但山脉属于上帝。山那边的一切，应该永远是个谜。”

“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撒谎了。他们欺骗了我，就像以前欺骗你们一样。”

“那些山上有牧场，牧草和任何地方一样繁茂；男男女女，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他们的城市，经过人们一千年的辛勤劳动后变得辉煌夺目。”

“我已经找到了通往美好家园的路。我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就在眼前。跟着我走，我带你们去那里。上帝的笑容，没有因地域不同而有任何差别。”

* * * * *



新的家园

他刚说完,背后就发出恐怖的叫喊。

“亵渎!”守旧老人喊到,“亵渎神灵!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丧失理智了。他居然敢嘲笑一千年前就定下的律法。他应该受死!”

他们搬起沉重的石头。

他们杀死了流浪者。

他们把他的尸体扔去悬崖脚下,以期给质疑祖先智慧的人做个警示。

* * * * *

不久以后,旱灾袭击了村庄。知识的小溪干涸,牲口死于干渴,田间的丰收无望,无知谷中饥饿横行。

然而,守旧老人没有沮丧。他们预言,最终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最神圣的篇章里是这样写的。

况且,他们这么老了,所需的食物极少。

* * * * *

冬天来了。

村庄一片荒芜。

人们饥寒交迫，一大半早已死去。

对于活下来的人，仅存的希望在山的那边。

但律法否定了它。

而且律法必须得到遵循。

* * * * *



可怕的冬天

一天夜里，爆发了叛乱。

恐惧令他们逆来顺受，而绝望则给了他们勇气。

守旧长老有气无力地反对。

他们被置之一旁，于是埋怨命运不公。他们悲叹子女的忘恩负义，但当最后一辆大篷车驶出村庄时，又挡住司机强令他捎上自己。

走向未知世界的旅途已经启程。

* * * * *

离流浪者回来的日子好多年了，要找到他走过的道路绝非易事。

在找到第一个石堆路标之前,很多人因饥或渴去世了。

自那一刻起,旅程少了些艰辛。

从茂密的丛林中、无尽的荒野乱石里,那位心思缜密的先驱做好了标识,指示道路前进的方向。

照着标识走,他们轻而易举地踏上绿草如茵的新土地。

他们沉默相视。

“原来他说的都是真的。”他们说,“他是对的,守旧长老错了……”

“他讲的是实话,守旧长老撒谎……”

“他的尸骨在山崖下腐烂,而守旧长老坐在我们的车里,唱着那些老掉牙的歌儿……”

“他救了我们,我们却杀了他……”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很难过,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时知道真相的话……”

然后,他们卸下牛马背上的套具,把奶牛和山羊赶进牧场。他们为自己建起了房屋,规划出田地。从此以后,他们幸福地生活了很久很久。



纪念的石碑

几年以后，一座为睿智先人建立的宏伟大厦落成，人们想把那位勇敢先驱者的骨灰葬于其下。

一列庄严的队伍回到了已成废墟的山谷，但山崖下，先驱者的尸骨不复存在。

一只饥肠辘辘的豺狼把尸首拖入了它的洞穴。

后来，他们在小路的起点（现在是一条宽阔的大道）树起一块小石碑。石碑上刻着先驱者的名字——这位第一个向未知世界的黑暗恐怖发起挑战的人，引导着人们走向了新的自由。

上面还说明石碑由一位感恩戴德的后人所立。

这样的事过去有，现在有，但我们希望，将来不再有。



宽容纪念碑

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

527 年，弗拉维乌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位塞尔维亚农民（他来自斯科普里（Uskub），此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被激烈争夺的铁路枢纽）认为书本知识毫无用处。就是在他的旨意下，古雅典哲学学派最终被压制。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的埃及寺庙。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侣入侵尼罗河谷后，它是仅存的得以为继几个世纪的寺庙了。

这座寺庙矗立在一个名为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第一大瀑布不远。自从人们拥有记忆时起，这里就一直是供奉伊西斯女神的地方。出于某些奇妙的原因，当她那些非洲、希腊和罗马的竞争者们都悲哀地销声匿迹时，这位女神仍然幸存了下来。直到最终，在 6 世纪，这个岛屿是唯一的古老而最为神圣的象形文字艺术的能被理解的地方，而在埃及其他地方这些文字都被遗忘。

现在，文盲农夫“皇帝陛下”一声令下，寺庙和毗邻的学校被宣布为国家财产，雕像和画像被送往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牧师和象形文字大师们则被投入监牢。当他们当中的最后一位因饥饿和漠视而死去时，古老的象形文字创作法就成了一门失传的技能。

凡此种种，甚为可惜。

如果查士丁尼（脑袋堵塞了）当时没赶尽杀绝，只要他能将少数几个老象形文字专家送上文字“诺亚方舟”挽救下来，他就能让历史学家

的工作轻松得多。尽管我们能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词语(多亏了文字天才商博良(Champollion)),但要明白它们传达给后人的内涵何其不易。

古代的其他国家中,类似事件层出不穷。

蓄着奇特胡须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刻满宗教文字的完整泥板。当他们虔诚地呼喊“谁能明白天堂里上帝的忠告?”时,脑海里存着什么样的信念?他们不断地乞灵,努力解读律法,在最神圣的城市的花岗岩柱上雕刻上帝的旨意,他们如何看待这些神灵?他们是最为宽容的仁者,鼓励牧师去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他们同时又是最残忍的刽子手,邻人稍稍违背现代无人问津的宗教礼仪便施以耸人听闻的酷刑,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时至今日,我们仍没有答案。

我们派出考察队远赴尼尼微,我们在西奈的沙漠挖掘古迹,我们破解了好几英里长的楔形文字。在两河流域和埃及,我们全力以赴地寻找那把钥匙——可以打开神秘的智慧宝库的大门的钥匙。

突然有一天,几乎出于偶然地,我们发现它的后门一直大开着,世人皆可随意进入。

但这道方便的小门并不在邻近的阿卡德或者孟菲斯地区。

它隐身于丛林腹地。

几乎全部被一座异教徒寺庙的木柱遮掩起来了。

我们的祖先为了寻找容易得手的劫掠对象,开始接触他们乐于称为“野人”或者“野蛮人”的家伙。

初遇并不愉快。

这些可怜的未开化的人误解了白人的用意,所以迎接他们的是箭